

折柳（番外篇）：与君同

又一年冬天来时，我开始学刺绣，并决心在来年春天之前，为严玄亭绣一个荷包出来。

我从严久月的荷包店里带了许多材料回来，潜心研究了大半日。

严玄亭进屋时，正碰上我在窗前穿针引线。

我向他阐述了我的计划。

严玄亭的神情看上去很无奈，但还是笑着道：「好啊。」

自那一起，严玄亭身上带着的荷包，每隔几日就要换一个。

只是绣工上始终没有太大变化。

绣完第二十六个，我终于承认了自己在女红一道上并无天赋的事实。

正好这时楚慕遣了媒人上门，严玄亭便让我留心操办严久月的婚事。

大到喜服上的刺绣，小到杯盘碗碟上贴着的喜字，每一样都要我亲自看过。

严玄亭又借着给严久月添妆的名义，领着我出去逛了好几次街，到最后，给严久月买了几盒漂亮首饰，又在我名下置了几个铺子。

倒不是他不想给我买首饰。

主要是京城中所有的新款首饰，我妆奁中几乎都装着一样，实在没什么可再买的。

都是严玄亭每日下朝回来的路上，顺手帮我挑的。

京中来了什么新的布料，他也会嘱咐我同严久月去逛一逛，挑一挑。

——他付钱。

听严久月说，我是京中所有官宦夫人最羡慕的人。

夜里我同严玄亭说起这事，他动作一顿，无奈地亲了亲我的鼻尖：「絮絮，这种时候你能否专心些？」

我说：「我在专心想你呀。」

他眼尾一挑，慢条斯理地凑了下来：「絮絮，你现在长本事了，倒学会说谎哄我了。」

然后我就被严玄亭捉着手腕，按在头顶的软枕上。

一下一下，亲得我彻底卸了力。

神思也在浪潮波澜中微微恍惚。

严久月的婚服，我精心准备了好几个月，凤冠还是小皇帝御赐的。

可不知为何，离婚期越近，严久月反而越沉默。

在严久月同楚慕婚礼的前一日，我终于见到了那所谓的「另一个人」。

我陪着严久月试喜服时，春雪忽然慌慌张张来报：「姑娘，有位姓白的公子在门口求见，和楚公子打起来了。」

严久月的脸色唰地一下白了。

我从未在她脸上，见过如此复杂的神情。

于是伸出手去，安抚似地在她手背上拍了拍。

一片冰凉。

我不由开始好奇，那姓白的究竟是何方神圣。

我陪着严久月到大门口时，严玄亭已经先我们一步到了。

他神情冷凝地站在那里，皱眉道：「住手。」

楚慕先一步放了手，冷哼一声，走到严久月身边，宣誓主权般牵起她的手，还在半空晃了晃。

姓白的脸色顿时白如本姓，身子摇了摇，很是虚弱地叫了一句：「小月儿.....」

严久月忽然甩开楚慕的手，径直走到他面前，在他欣喜若狂的眼神中给了他两个耳光。

「白少爷，从前你的宠妾打我的，我连本带利还给你。」

她唇边牵出一丝冷笑：「至于你欠我的九万两白银，又打算什么时候还给我呢？」

姓白的失魂落魄地走了。

我怀疑他是不想还钱。

晚膳时，严久月说起她与那姓白的之间的渊源。

姓白的名叫白无遮，是雀州白家的大少爷。

当初严久月行商至雀州，因为一次意外受伤，恰好借宿在白家，又听闻白家遇到麻烦，借了九万两给白无遮周转。

一来一往，就同白无遮生了情愫。

然而白无遮有一个青梅竹马的远房表妹，与他两情相悦许久，于是多次为难严久月。

而每每发生矛盾，白无遮总是站在那位表妹那边，让严久月多加忍让。

甚至背着严久月，偷偷与表妹拜堂成亲，等她发现后，又说表妹只是妾室，让她切莫介意。

「是他要娶人家，到头来又是他否认，真是稀奇。」

严久月说。

我提出我的猜测：「他也许就是不想还那九万两，因此要讨好你。」

严玄亭听得眼神冷肃，沉声道：「你未曾跟我说过这些事。」

「有什么可说的，无非就是后宅里的腌臢手段，怀孕小产，哭闹争宠，下药陷害什么的.....甚是无趣。」

严久月夹了一块鸡丝卷，放在碟子里没吃，叹了口气：「后来我认识了来给那位表妹看病的楚慕，觉得他很有意思，就跟着他走了。」

话音未落，春雪来禀，说楚慕来了。

按理来说，未婚夫妻在成婚前一夜，是不能见面的。

但楚慕没顾得上这些规矩礼法。

他白着一张脸飘进来，握住严久月的手说：「明日就是婚期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你.....不要同他走，不要对他心软。我已经查过了，白家铺子被吞，产业被占，白无遮那位如夫人离奇身亡后，他便带着人马一路上京——久月，他这一次，还是来找你借钱的。」

他说着说着，一贯冷静淡漠的人竟然语无伦次起来：「久月，并非我故意编排，实在是白无遮这个人，本就心怀不轨.....」

「我知道。」严久月忍无可忍地打断了他，「楚慕，明日我就要同你拜堂成亲了，你却还在担心我与白无遮的事情——在你眼中，我究竟是什么人啊？」

楚慕呆了呆，竟然笑了起来。

严久月却咬牙道：「若你不信我，婚期便推后吧。」

「不不，久月，我不是.....」

楚慕缠着严久月，急于辩驳，严玄亭便及时带着我离开了是非之地。

我问他，有没有把我给的婚礼请柬送到小皇帝那里去。

严玄亭与我心意相通，顿时挑了挑眉：「絮絮，你又在打什么主意？」

「皇上说过圣命难违，还说过你是他的肱股之臣。」我说，「我得想个办法，帮久月把那九万两拿回来。」

第二日，严久月与楚慕成亲。

花轿行至严府门前，白无遮就来了。

身后跟着两个小厮，手里各捧着一只锦盒。

打开来，锦盒里装着一对龙凤玉佩。

他柔情蜜意地说：「小月儿，这是我送给你的成亲贺礼。」

楚慕站在后面，沉着脸，看上去很想撕碎他。

严久月自顾自掀了盖头，上前一步，拿起来瞧了瞧，又丢回盒子里：「成色还行，就算三百两吧，你还欠我八万九千七百两。」

白无遮的脸色顿时苍白如纸：「小月儿，你一定要同我算得这般清楚吗？」

「少废话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还钱？」

白无遮深吸一口气，戏瘾大发：「小月儿，我知道，你还在怨我.....」

我懒得看他，默默走到小皇帝身边去，略略抬高了嗓音：「按陈国律法，欠钱不还者，满三载，当清算家财，用以还债，另有余钱，上缴国库。」

小皇帝动作一顿，转头看着我。

我也看着他。

他挑了挑眉，压低嗓音问我：「高阳县主，这是要拿朕当枪使？」

「皇上总说严玄亭是你肱股之臣，如今肱股之臣被人欠钱不还，家里入不敷出，难道皇上不想管？」

小皇帝沉默良久，终于道：「高阳县主帮了朕一回，朕也帮你一回。」

说罢，当场下旨，让白无遮一月之内把钱还清。

还点了京兆府尹和户部侍郎监督。

白无遮走时，不仅脸色煞白，嘴唇也是白的。

傍晚时分，洞房花烛前，楚慕专程来同我道谢。

我问他：「你是谢我替你解决心腹大患，还是谢我帮久月追回了那九万两？」

「二者皆有。」

楚慕说，严久月一早便有商船出海的想法，只是资金流不足，如今有了白无遮还回来的九万两，便能买船进货，行船海外了。

我问他：「那你呢？」

「她去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。」

我满足了，回去后把情况汇报给严玄亭。

他笑着在我额头上亲亲：「难为你为久月打算。」

我认真地瞧着他：「她也是我妹妹。」

最后一个字刚吐出一半，就被严玄亭的吻堵了回去。

「絮絮，你总是让我心动。」

这一夜，我已然分不清，究竟是楚慕同严久月的洞房花烛夜，还是我与严玄亭的。

又或者，我与他在在一起的每一夜，都像是洞房花烛的初见。

旖旎又长久。

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有圣旨在上，白无遮不到半个月就把欠的九万两白银送来了。

据说白家本就不宽裕的产业更是雪上加霜，连白无遮本人都瘦得形销骨立。

钱是楚慕接的，他连严久月的面都没见着。

严久月动作很快，拿到钱的第二天就去买船订货，来年春天，赶着冰雪消融，便带上楚慕出海了。

临走前，楚慕给我把了脉，又换了张药方。

许是最近日子都过得甚好的缘故，他说我恢复的比他想象的要快上许多。

那一日，严玄亭回来时，身后跟着个太监。

我看着有些眼熟，回忆了一下，才发觉是之前给沈桐文宣过旨的崔公公。

崔公公带来了两只猫。

一只白橘花长毛的，一只通体漆黑的。

他笑着说：「宫里来了一批狸猫，皇上念着高阳县主在府中无聊，特命奴才送两只来给您赏玩。」

他走后，我将那两只猫上上下下检查了个遍，生怕小皇帝暗中往里面藏了毒。

严玄亭好笑地扯着我的袖子，把我揽进他怀里。

「絮絮，不必这么警惕。」他说，「如今我手中无权，皇上很是放心，不然也不会帮久月出头。」

我靠着他胸膛，眼见那两只猫一只接一只跳进我怀里，下意识伸出手去，在它们头顶揉了揉。

好.....柔软。

于是我一边揉猫一边问：「前几日，似乎他还召你去了御书房。」

「是，皇上要问我究竟何人可用，是否有新臣有狼子野心。他说，满朝文武，可用的很多，但可信的，只有我一个。」

我一个字都不信。

「他既然觉得你可信，又何必架空你的权力？」

严玄亭叹了口气：「絮絮，这便是君王制衡之道。正是因为我不再是权倾朝野的丞相，已经没了玩弄权术的资格，所以才成为可信之人。」

原来如此。

这些有关朝廷与君权的事情，严玄亭从来不瞒着我。

他也不怕我听不懂，常常掰开了揉碎了，一点点讲给我听。

我揉着猫，严玄亭揉着我，不知不觉就滚进了软绵绵的床帐里，浅青色的罗裙在他指间被揉皱。

严玄亭正要更进一步，两只猫蹲在床边，开始一声接一声地叫。

他一咬牙，扯了被子覆在我身上，抬高声音道：「春雪，进来！把猫抱出去！」

我缩在被子里，眨着眼睛望向他。

或许这才是小皇帝的目的吧。

听说他政务繁忙，十天半个月才进后宫一趟。

且刚立的皇后很是端庄贤淑，每每总是劝他，说皇上年龄还小，应当多将心思用在朝政之上。

后宫在皇后的带领之下，也没有妖妃争宠，一个赛一个地贤良淑德，同她们的封号一样。

十日后小皇帝召我入宫时，我向他求证。

他黑着脸，一字一句地问我：「高阳县主莫非觉得朕不敢治你的罪？」

「你敢，你治吧。」

他气得扔了茶杯，正要开口，端庄贤淑的皇后就进了门。

而且刚一跨进来就道：「皇上三思！高阳县主与严大人鹣鲽情深，皇上又何必做那棒打鸳鸯的恶人？」

我本以为按照小皇帝这深沉多疑的性子，肯定要说点什么，比如后宫不得干政，比如皇上的事你少管。

没想到他神情一软，轻声道：「皇后说的是。」

皇后端来了一盅甜汤，小皇帝探头瞧了瞧，眼睛一亮，扯着她的袖子撒娇：「玫瑰樱桃！果然还是姐姐知道我喜欢什么。」

像是自知失言，他往我这边看了一眼。

我面无表情地说：「皇上放心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」

小皇帝冷哼一声，将一碗甜汤一饮而尽，又温声同皇后说了几句话。

等她走后，才走过来，故作冷淡地问我：「朕今日叫高阳县主来，是想问一问，严卿是如何讨得你欢心的？」

「.....」

我一直在宫里待到天黑了才回去。

回去后，将事情学给严玄亭听。

他笑得十分开怀。

笑完，又跟我讲起与小皇帝有关的事情。

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小皇帝从十四岁起，就暗恋如今的皇后，原本的内阁学士嫡女。

据说还是他的青梅竹马，比小皇帝大了五岁。

他千方百计搅黄了人家两桩亲事，等朝政稳固，好不容易才将人接进宫，立了皇后。

可惜皇后为人过于端庄，甚至总劝他广纳后宫，又劝他多多节制，完全看不出是否对他有意。

我的心情忽然就愉快起来。

初夏时分，天气渐热。

两只猫长胖了一圈，仍然喜欢往床上跳。

那天清晨，我被一阵毛绒绒的触感弄醒，睁开眼，正对上一双琥珀色的圆溜溜猫眼。

我漱了口，抱着猫坐在桌前，春雪将早膳端上来。

瞧着碟子里的翡翠玉卷和碗里的鸡丝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点胃口都没有。

「是天太热了吗？」

严玄亭有些担心地探出手，摸了摸我的额头。

因着楚慕和严久月还没回来，又让管家拿着他的帖子，去宫里请个太医回来。

白胡子老太医诊完脉，捋了捋胡子，忽然笑逐颜开：「恭喜严大人、严夫人，这是害喜的症状，夫人这是有孕了。」

我傻了。

严玄亭也傻了。

还是春雪拿了錠金子出来，让老太医开了张安胎的药方，客客气气把人送走了。

我与严玄亭仍然面面相觑坐在桌前。

我头一次在他脸上看到那样无措的神情。

过了很久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喂我吃了小半碗鸡丝粥，又让春雪把两只猫带远些，先放在别的院子里养着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严玄亭的神情并不是全然的开心。

夜里我倚在他怀里，问起这件事。

严玄亭低头吻了吻我发顶。

「絮絮，我既想你生个孩子，可又怕你生孩子。」

他将我搂得略紧了些，可动作间又小心翼翼的，语气里带着一丝脆弱：「我娘.....就是生久月时走的。自古以来，女子生产，总是一只脚迈进鬼门关——絮絮，我好怕你出事。」

沉默良久。

我从他怀里挣出来，转身，有些笨拙地搂着他的脖颈。

「严玄亭，你不要怕。」

我在暖黄的烛光里注视他的眼睛，引着他的手放在我腹部肌肉上：「我从十三岁开始习武，身体很好。」

「而且虽然服了解药，但我的内力总归还剩了几分。」

不管我怎么说，严玄亭脸上忧色始终未减。

到最后他甚至半夜起了床，跑去书房给楚慕写了一封信，命人快马加鞭送去沿海码头，让楚慕和严久月一靠岸就火速回京。

楚慕和严久月是四十日后回来的。

那时已经是盛夏。

严久月的小腹也微微隆起。

楚慕小心翼翼地扶着她下了马车，等她在屋里安顿好了，才来给我把脉。

「严夫人之前用了我的药，身子调养得很好，这一胎很稳，严大人不必太过担心。」

楚慕说完，见严玄亭还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，只得道：

「这几个月我会一直住在严府，陪着久月和严夫人安胎，严大人大可安心。」

说完，他唤来笔墨，细细斟酌着，开了两张安胎药方，让春雪去煎药。

我和严久月开始了朝夕相处的安胎生活。

那一日，我与她坐在京城新开的戏园子中，石桌上放着新洗的葡萄。

严久月剥了颗葡萄，拈在指尖，没吃，却叹了口气：「嫂子，其实.....我有些怕。」

「怕什么？」

「哥哥和你说过吗？我娘就是生我时去的，小时候我还总是做不好的梦，一直是哥哥哄着我，说这不是我的错。」

她伏在我肩头，怔怔地看着手里的葡萄。

「我很怕，我也像我娘那样。」

安静半晌。

「别怕。」

我扣着她的手，发觉她指尖冰凉，手心满是冷汗。

「首先，你哥哥说得没错，这的确不是你的错；其次，你不会像你娘那样，因为楚慕的医术很好；最后——」

我没有安慰人的经验，于此道上并不擅长，因此斟酌了好半天才道：「事事都有我陪着你，你不要怕。」

话音刚落，便感受到手下严久月紧绷的肌肉一点点放松下来。

「絮絮。」

「久月。」

严玄亭同楚慕的声音几乎是同一时刻响起。

我抬起头，看到他们穿过阳光洒落的花丛小径，向我们走来。

像个美好而且永远不用醒来的梦境。

严玄亭牵起我的手，眼底蕴着几分笑意：「絮絮，我们回家了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